

“浓得化不开”的感情世界

XU ZHI MO  
SANWENQUANJI

徐 志 摩

散文全集

第 二 卷

花山文艺  
出版社

# 徐志摩散文全集

---

第 二 卷

---

王亚民 编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---

一九九二年·石家庄

## 目 录

### (五) 自剖辑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启行赴美文·····       | ( 1 )  |
| 自剖·····          | ( 7 )  |
| 再剖·····          | ( 15 ) |
| 求医 (续《自剖》) ····· | ( 21 ) |
| 这是风刮的·····       | ( 27 ) |
| “迎上前去” ·····     | ( 30 ) |
| 想飞·····          | ( 37 ) |

### (六) 艺术辑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艺术与人生·····         | ( 45 ) |
| 咽死木死·····          | ( 62 ) |
| “话” ·····          | ( 69 ) |
| “我们看戏看的是什么?” ····· | ( 83 ) |
| 看了《黑将军》以后·····     | ( 86 ) |

## 第二卷

---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得林克华德的《林肯》 .....         | ( 90 ) |
| 话匣子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102)  |
| 杂记 (一) .....             | (110)  |
| 杂记 (二) .....             | (113)  |
| 征译诗启 .....               | (121)  |
| “天下本无事” .....            | (124)  |
| 未来派的诗 .....              | (135)  |
| 波特莱《死尸》诗序 .....          | (139)  |
| 读雪莱诗后 .....              | (142)  |
| 一个译诗的问题 .....            | (145)  |
| 说“曲译” .....              | (150)  |
| 葛德的四行诗还是没有翻好 .....       | (153)  |
| 我默的一首诗 .....             | (160)  |
| 答闻一多先生 (译) .....         | (163)  |
| 想象的舆论 .....              | (170)  |
| 我也“惑” .....              | (173)  |
| 附录：“惑” .....             | (187)  |
| 静物 (巴黎艺术生活的一斑) (译) ..... | (191)  |
| 从小说讲到大事 .....            | (195)  |
| 《现代评论》与校对 .....          | (203)  |
| 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 .....        | (206)  |
| 灾后小言 .....               | (213)  |
| 又从苏俄回讲到副刊 .....          | (216)  |
| “国际著作者协社” .....          | (220)  |

|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笔会缘起····· | (223) |
|-----------|-------|

### (七) 品味辑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《醒世姻缘》序·····         | (229) |
| 《一条金色的光痕》序·····      | (246) |
| 《猛虎集》序·····          | (249) |
| 《巴黎的鳞爪》序·····        | (255) |
| 《落叶》序·····           | (257) |
| 《轮盘》序·····           | (260) |
| 林长民《一封情书》附记·····     | (263) |
| 《康桥西野暮色》序·····       | (266) |
| 《诗刊》序语·····          | (268) |
| 《诗刊》前言·····          | (271) |
| 《诗镌》弁言·····          | (275) |
| 《诗镌》放假·····          | (280) |
| 《剧刊》始业·····          | (285) |
| 美展弁言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290) |
| 《闲话》引出来的闲话·····      | (293) |
| 再添几句闲话的闲话乘便妄想解围····· | (299) |
| 结束闲话, 结束废话!·····     | (304) |
| 对胡适意见的案语·····        | (306) |
| 附录: 一个态度及案语·····     | (313) |

### (八) 教育辑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卢梭与幼稚教育····· | (319)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再谈管孩子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331) |
| 关于《卢梭与幼稚教育》质疑与答问····· | (338) |
| 青年运动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(344) |
| 叔本华与叔本华的妇女论·····      | (352) |
| 关于女子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(359) |
| 说“是一个男子”(译)·····      | (378) |

### (九) 政治辑

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我们病了怎么办?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(385) |
| 这回连面子都不顾了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391) |
| “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们灵魂的自由”····· | (395) |
| 守旧与“玩”旧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(398) |
| 论自杀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| (409) |
| 再论自杀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| (420) |
| 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·····           | (426) |
| 评韦尔思之游俄记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(442) |
| 罗素与中国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| (448) |
| 罗素游俄记书后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(456) |
| 杜威论革命(游俄印象之一)·····        | (463) |
| 关于苏俄仇友问题讨论的前言·····        | (470) |
| 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472) |
| 刘侃元先生来件前言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475) |
| 劳资问题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| (479) |

## (十) 泰戈尔辑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泰戈尔来华·····          | (489) |
| 泰山日出·····           | (497) |
| 泰戈尔来华的确期·····       | (500) |
| 泰戈尔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504) |
| 一个文学革命家的供状(译)·····  | (512) |
| 第一次的谈话(译)·····      | (520) |
| 清华讲演(译)·····        | (525) |
| 飞来峰(译)·····         | (538) |
| 告别辞(译)·····         | (542) |
| 国际关系(译)·····        | (550) |
| 大阪妇女欢迎会讲词(译)·····   | (567) |
| 对日本妇女讲的一段神话(译)····· | (573) |
| 科学的位置(译)·····       | (576) |
| 两个世界的老头儿的来信·····    | (589) |

## 五、自 剖 辑



## 启行赴美文

诸先生既祖饯之，复临送之，其惠于摩者至，抑其期于摩者深矣。窃闻之，谋不出几席者，忧隐于眉睫，足不逾闾里者，知拘于蓬蒿。诸先生于志摩之行也，岂不曰国难方兴，忧心如搥。室如悬磬，野无青草，嗟尔青年，维国之宝，慎尔所习，以驕我脑。诚哉，是摩之所以引惕而自励也。《传》曰：“父母在，不远游。今弃祖国五万里，违父母之养，入异俗之域，舍安乐而耽劳苦，固未尝不痛心欲泣，而卒不得已者，将以忍小剧而克大绪也。耻德业之不立，遑恤斯须之辛苦，悼邦国之殄瘁，敢恋晨昏之小节，刘子舞剑，良有以也。祖生击楫，岂徒然哉？惟以华夏文物之邦，不能使有志之士，左右逢源，至于跋涉间关，乞他人之糟粕，作无谬之妄想，其亦可悲而可恻矣。垂髫之年，辄抵掌慷慨，以破浪乘风为人生至乐，今自出海以来，身之所历，目之所触，皆足悲哭呜

咽，不自知涕之何从也。而何有于乐？我国自戊戌政变，渡海求学者，岁积月增，比其返也，与闻国政者有之，置身实业者有之，投闲置散者有之。其上焉者，非无宏才也，或蔽于利。其中焉者，无绩学也，或绌于用。其下焉者，非鲋涸无援，即枉寻直尺。悲夫！是国之宝也，而颠倒错乱若是。岂无志士，曷不急起直追，取法意大利之三杰，而犹徘徊因循，岂待穷途日暮而后奋博浪之椎，效韩安之狙，须知世杰秀夫不得回珠崖之颺，哥修士哥不获续波兰之祀，所谓青年爱国者何如？尝试论之：夫读书至于感怀国难，决然远近，方其浮海而东也，岂不慨然以天下为己任。及其足履目击，动魄刳心，未尝不握拳呼天，油然发其爱国之忧，其竟学而归，又未尝不思善用其所学，以利导我国家。虽然，我徒见其初而已，得志而后，能毋徇私营利，犯天下之大不韪者鲜矣。又安望以性命任天下之重哉？夫西人贾竖之属，皆知爱其国，而吾所持以为国宝者，咻咻乎不举其国而售之不止。即有一二英俊不诎之士，号呼奔走，而大厦将倾，固非一木所能支，且社会道德日益滔滔，庸庸者流引鸩自绝，而莫之止，虽欲不死得乎？窃以是窥其隐矣。游学生之不竞，何以故？以其内无所确持，外无所信约。人非生而知之，固将因而学之也。内无所持，故怯、故蔽、故易诱，外无所信约，故贪、故谄、故披猖。怯则畏难而耽安，蔽则蒙利而蔑义，易诱则天真日汨，奢欲日深。腐于内则溃其皮，表其本，斯败其行。贪以求、谄以伎，放行无忌，万恶骈生，得志则祸天下，委伏则乱乡党，如水就下，不得其道则泛滥横溢，势也，不可得而御也。如

之何则可？曰：疏其源，导其流，而水为民利矣。我故曰：“必内有所确持，外有所信约者，此疏导之法也。”庄生曰：“内外键。”朱子曰：“内外交养。”皆是术也。确持奈何？言致其诚，习其勤，言诚自不欺，言勤自夙兴，庄敬笃励，意趣神明，志足以自固，识足以自警，恒足以自立。若是乎，金石可穿，鬼神可格，物虽欲厉之，容可信乎！信约奈何？人之生也，必有严师友督饬之，而后能规化于善，圣人忧民生之无度也，为之礼乐以范之，伦常以约之，方今沧海横流之际，固非一二人之力可以排异而砥柱，必也集同志，严誓约，明气节，革弊俗，积之深，而后发之大，众志成城，而后可有为于天下。若是乎，虽欲为不善，而势有所不能。而况益之以内养之功，光明灿烂，蔚为世表，贤者尽其才，而不肖者止于无咎，拨乱反正，雪耻振威，其在斯乎？其在斯乎？或曰：子言之易欤，行子之道者有之而未成也，奈何？然则必其持之未确也，约之未信也，偏于内则俭，鹜于外则素，世有英彦，必证吾言，况今日之世，内忧外患，志士赍兴，所谓时势造英雄也。时乎！时乎！国运以苟延也今日，作波韩之续也今日，而今日之事，吾属青年，实负其责，勿以地大物博，妄自夸诞，往者不可追，来者犹可谏。夫朝野之醉生梦死，固足自亡绝，而况他人之鱼肉我耶？志摩满怀凄怆，不觉其言之冗而气之激，瞻彼弁髦，怒如捋兮，有不得不一吐其愚以商榷于我诸先进之前也。摩少鄙，不知世界之大，感社会之恶流，几何不丧其所操，而入醉生梦死之途，此其自为悲怜不暇，故益自奋勉，将惴惴惴惴，致其忠诚，以践今日之

言。幸而有成，亦所以答诸先生期望之心于万一也。

八月三十一日徐志摩在太平洋舟中记

(1918年8月31日作，载1949年陈从周自编自  
印、1981年11月上海书店影印《徐志摩年谱》)

## 自 剖

我是一个好动的人，每回我身体行动的时候，我的思想也仿佛就跟着跳荡。我做的诗，不论它们是怎样的“无聊”，有不少是在行旅期中想起的。我爱动，爱看动的事物，爱活泼的人，爱水，爱空中的飞鸟，爱车窗外掣过的田野山水，星光的闪动，草叶上露珠的颤动，花须在微风中的摇动，雷雨时云空的变动，大海中波涛的汹涌，都是在触动我感兴的情景。是动，不论是什么性质，就是我的兴趣，我的灵感。是动，就会催快我的呼吸，加深我的生命。

近来却大大的变样了。第一我自身的肢体，已不如原先灵活，我的心也同样的感受了不知是年岁还是什么的拘执，动的现象再不能给我欢喜，给我启发。先前我看着在阳光中闪烁的金波，就仿佛看见了神仙宫阙——什么荒诞美丽的幻觉“不在我的脑中一闪一闪的掠过”。现在不同了，阳光只是阳光，

流波只是流波，任凭景色怎样的灿烂，再也照不化我的呆木的心灵。我的思想，如其偶尔有，也只似岩石上的藤萝，贴着枯干的粗糙的石面，极困难的蜴着，颜色是苍黑的，姿态是倔强的。

我自己也不懂得何以这变迁来得这样的兀突，这样深彻。原先我在人前自觉竟是一注的流泉，在在有飞沫，在在有闪光，现在这泉眼，如其还在，仿佛是叫一块石板不留余隙的给镇住了。我再没有先前那样蓬勃的情趣，每回我想说话的时候，就觉着那块石头的重要，怎么也掀不动，怎么也推不开，结果只能自安沉默！“你再不用想什么了，你再没有什么可想的了”，“你再不用开口了，你再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。”我常觉得我沉闷的心府里有这样半嘲讽半吊唁的谆嘱。

说来我思想上或经验上也并不曾经受什么过分剧烈的刺戟。我处境向来顺的，现在，如其有不同，只是更顺了的，那么为什么有这变迁？远的不说，就比如我年前到欧洲去时的心境！啊！我那时还不是一只初长毛角的野鹿？什么颜色不激动我的视觉，什么香味不兴奋我的嗅觉？我记得我在意大利写游记的时候，情绪是何等的活泼，兴趣何等的醇厚，一路来眼见耳听心感的种种，那一样，不活栩栩的丛集在我的笔端，争求充分的表现！如今呢？我这次到南方去，来回也有一个多月的光景，这期内眼见耳听心感的事物也该有不少。我未动身前，又何尝不自喜此去又可以有机会饱餐西湖的风色，邓尉的梅香——单提一两件最合我脾胃的事。有好多朋友也曾期望我在这闲暇的假期中采集一点江南风趣，归来时，

至少也该带回一两篇爽口的诗文，给在北京泥土的空气中生命的朋友们一些清醒的消遣。但在事实上，不但在南中时我白瞪着大眼，看天亮换天昏，又闭上了眼，拼天昏换天亮，一支秃笔跟着我涉海去，又跟我涉海回来，正如岩洞里的一根石笋，压根儿就没有一点动摇的消息，就在我回京后这十来天，凭朋友们怎样的催促，自己良心怎样的责备，我的笔尖上还是滴不出一点墨水来。我也曾勉强想想，勉强想写，但到底还是白费了！可怕是这心灵骤然的呆顿。完全死了不成？我自己在疑惑。

说来是时局也许有关系。我到京几天就逢着空前血案。五卅事件发生时我正在意大利山中，采茉莉花编花篮儿玩，翡冷翠山中只见明星与流莹的交换，花香与山色的温存，俗气是吹不到的。直到七月间到了伦敦，我才发现国内风光的惨淡，等得我赶回来时，设想中的激昂，又早变成了明日黄花看得见的痕迹只有满城黄墙上墨彩斑斓的《泣告》。

这回却不同。屠杀的事实不仅是在我住的城子里发见，我有时竟觉得是我自己的灵府里的一个惨象。杀死的不仅是青年们的生命，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遭着了致命的打击，比是国务院前的断脰残肢，再也不能回复生动与连贯。但这深刻的难受在我是无名的，是不能完全解释的。这回事变的奇惨性引起愤慨与悲切是一件事，但同时我们也知道在这根本起变态作用的社会里，什么怪诞的情形都是可能的。屠杀无辜，还不是年来最平常的现象。自从内战纠结以来，在受战祸的区域内，那一处村落不曾分到过遭受奸污的女性，屠残的骨

肉，供牺牲的生命财产？这无非是给冤氛团结的地面上多添一团更集中鲜艳的怨毒。再说那一个民族的解放史能不浓浓的染着 Martyrs<sup>①</sup>的腔血？俄国革命的开幕就是二十年前冬宫的血景。只要我们有识力认定，有胆量实行我们理想中的革命，这回羔羊的血就不会是白涂的，所以我个人的沉闷决不完全是这回惨案引起的感情作用。

爱和平是我的生性。在怨毒、猜忌、残杀的气氛中，我的神经每每感受一种不可名状的压迫。记得前年奉直战争时我过的日子简直是一团黑漆，每晚更深时，独自抱着脑壳伏在书桌上受罪，仿佛整个时代的沉闷盖在我的头顶——直到写下了《毒药》那几首不成形的咒诅诗以后，我心头的紧张方渐渐缓和下来。这回又有同样的情形；只觉得烦闷，感想来时只是破碎，笔头只是笨滞，结果身体也不舒畅，像是蜡油涂抹住了全身毛窍似的难过，一天过去了又是一天，我这里又在重演更深独坐箍紧脑壳的姿势，窗外皎洁的月光，分明是在嘲讽我内心的枯窘。

不，我还得往更深处按。我不能叫这时局来替我思想骤然的呆顿负责，我得往我自己生活的底里找去。

平常有几种原因可以影响我们的心灵活动。实际生活的牵制可以刮去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闲暇，积成一种压迫。在某种热烈的想望不曾得到满足时，我们感觉精神上的烦闷与焦躁、失望更是颠覆内心平衡的一个大原因；较剧烈的种类可

---

① “烈士”。